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175-184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61

Hans汉斯

甘肃临夏方言的语音特点和演变

张　强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广东　珠海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3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0日

摘　要

本文描写甘肃临夏老派方言的声韵调和语音特点，并由新、老派的语音差异入手，分声、韵、调三个方面探讨临夏方言的语音演变，分析造成各类语音演变的原因。

关键词

甘肃临夏方言，中原官话河州片，声韵调，语音特点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Linxia Dialect in Gansu Province

Qiang Zh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Zhuhai),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Received: September 23, 2026; accepted: October 28,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0,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nitials, finals, tones, and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ld variety of the Linxia dialect in Gansu Province. Based on pho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old and new varieties, it explores the phonetic evolution of the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itials, finals, and tone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of various types of phonetic changes.

Keywords

Linxia Dialect in Gansu, Hezhou Subgroup of Central Plains Mandarin, Initials, Finals and Tones,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文章引用: 张强. 甘肃临夏方言的语音特点和演变[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175-184.
DOI: 10.12677/ml.2026.14111061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临夏市隶属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将临夏方言归入中原官话河州片[1]。本方言口音存在民族差异，学界将汉族口音称为汉腔，回族口音称为回腔。汉族约占全市人口的 48.94% [2]，即约 18.09 万人操临夏方言汉腔。本文描写的是临夏方言汉腔。

本文调查了老派、新派发音合作人各三位。老派出生于 1951~1965 年，初中至中专学历，均未长期在外地居住，普通话水平有限；新派出生于 1993~1998 年，均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日常生活说临夏话，工作或对外沟通说普通话，参加工作以来未长期在外地居住。新老派发音均以第一位发音人为主，内部不一致时分开讨论。调查与核对时间：2023 年 1~3 月；2024 年 7 月。

2. 临夏方言(老派)的声韵调

2.1. 声母 25 个(含零声母)

声母有：p pʰ m f，t tʰ n l，k kʰ x，tɕ tɕʰ ɕ，tʂ tʂʰ ʂ ʐ，ts tsʰ s，z v ŋ Ø，共 25 个。

p	帮宝别不	pʰ	胖跑皮铺	m	买门米目	f	饭飞分福	v	吴王外闻
t	蹲定到底	tʰ	太同铁土	n	男年爱眼			l	辣连驴卵
ts	足早紫增	tsʰ	次存苍草			s	丝三孙随		
tʂ	支朱砖哲	tʂʰ	吃初床扯			ʂ	诗勺商舍	ʐ	日人惹让
tɕ	鸡决居俊	tɕʰ	齐秋琴区			ɕ	西县虚宣	z	瓤
k	哥高街耕	kʰ	科开刊坑	ŋ	我俄饿恶	x	昏海鞋航		
Ø	儿元因云								

说明：(1) 唇音与单元音[u i]相拼时，有唇齿化色彩。(2) 声母[n]在细音前为[ȵ]，二者互补。(3) 声母[x]实际音值靠后，有明显摩擦，为[χ]。(4) 疑影母部分开口呼字读[ŋ n]声母。(5) 零声母音节的开头有明显摩擦。

2.2. 韵母 31 个

ɿ	资词丝寺						
ʅ	知池诗日	i	一米低去	u	不朱绿误	y	区旭驴雨
a	怕娃瞎闸	ia	加洽夏牙	ua	瓜夸花欸		
ɛ	白麦来爱	iɛ	铁姐叶列	uɛ	快乖怀歪	yɛ	疟觉缺药
ɤ	佛河车饿			uɤ	萝活锅搓		
ɔ	蚤高桃老	iɔ	标妙交要				
ei	杯非类贼			uei	鬼吹退碎		
ɤu	豆愁口欧	iɤu	牛流修油				

续表

æ̃ 班占玩岸	iæ̃ 编连产燕	uæ̃ 端团拴船	yæ̃ 卷权宣圆
ɑ̃ 旁当厂王	iɑ̃ 江强像阳	uɑ̃ 光狂庄窗	
ə̃ 根庚闻恩	iə̃ 心兴林英	uə̃ 敦东春顺	yə̃ 菌群熊云

说明：(1) [i u y]作单元音韵母时有摩擦，在[tɕ tɕʰ ɕ]后摩擦程度最大。(2) [ei uei]的发音动程较短，实际为[eɪ ueɪ]。(3) [ə̃]组韵母鼻化较弱。

2.3. 声调 3 个

平声	13	高 开 飞　穷 寒 鹅
上声	44	古 水 好　五 老 有
去声	53	盖 大 病　抱 近 厚

说明：(1) 平声有时尾调略降，读作 132。(2) 单字调不稳定，窜调现象严重。

3. 临夏方言(老派)的语音特点

依据本文所做调查结果，并结合张建军对临夏方言(回腔)语音特点的总结对比[3]，做出如下特点总结。

3.1. 声母特点

(1) 古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仄声字大多今读不送气清音。如：白 pɛʌ、弟 tiꓴ、贼 tseiʌ、住 tʂuʌ。

(2) 微母字今读[v]声母。如：无 vuʌ、微 veiʌ。

(3) 古疑母字今读分三类：开口呼多读[ŋ] (如熬 ŋɔʌ)；遇摄、蟹摄等合口字多读[v] (如五 vuꓶ)；细音读零声母或[n] (如眼 niæ̃ʌ)。

(4) 古影母字开口字读[n] (如挨 nɛʌ)，果摄等合口字读[v] (如蛙 vaʌ)，止摄开口三等读零声母。

(5) 泥来母分立不混：李 liꓶ ≠ 你 niꓶ，路 luꓴ ≠ 怒 nuꓴ。

(6) 古知庄章三组合流，今读[tʂ tʂʰ ʂ]声母(济南型)。部分见系二等字保留舌根音，如街 kɛʌ、鞋 xɛʌ。

3.2. 韵母特点

(1) 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读[ei]韵母，如儿 eiʌ、耳 eiꓶ。

(2) 古深臻两摄和曾梗通三摄舒声韵合流，均为鼻化元音，如门 = 蒙 mə̃ʌ、林 = 零 liə̃ʌ。

(3) 古蟹摄合口一等和止摄合口三等泥来母字今读合口呼，如雷 lueiʌ、内 nueiꓴ。

(4) 古果摄开口一等见系字与合口一等见系字，今读[uɤ]或[ɤ]，如哥 kɤʌ、果 kuɤꓶ。

(5) 古曾梗摄入声字：曾摄开口一三等读[ɛ] (如北 pɛʌ)，合口一等读[uɤ] (如国 kuɤʌ)，梗摄开口二等读[ɛ] (如格 kɛʌ)。

3.3. 声调特点

古平声不分阴阳，大多归入平声，属滦县型阴阳平不分的方言[4]。古全浊上声大多归入去声，次浊、清上声多归入上声。古去声大多归去声。各声调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窜调现象[5]。

4. 临夏方言声母的演变

临夏方言新老派声母数量一致(均为 25 个)，但声韵配合上产生了显著差异。演变方向归纳为以下四类。

4.1. 古疑影母字鼻音声母的脱落

古疑影母字老派为鼻音声母[ŋ n]的，新派鼻音开始脱落，成为零声母字。本次调查共涉及 33 个产生音变，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ound changes of characters with the Middle Chinese Yi (疑) and Ying (影) initials
表 1. 古疑影母字的音变

例字	老派	新派	例字	老派	新派	例字	老派	新派
哀	nɛʌ	ɛʌ	熬	ŋɔʌ	ɔʌ	暗	næ̃Ⴙ	æ̃Ⴙ
埃	nɛʌ	ɛʌ	俄	ŋɤʌ	ɤʌ	坳	nɔʔ	ɔʔ
挨	nɛʌ	nɛʌ/ɛʌ	饿	ŋɤⴗ	ŋɤⴗ/ɤⴗ	咬	niɔʔ	niɔʔ/iɔʔ
安	næ̃ʌ	næ̃ʌ/æ̃ʌ	鹅	ŋɤʌ	ɤʌ	矮	nɛʌ	ɛⴗ
案	næ̃Ⴙ	næ̃Ⴙ/æ̃Ⴙ	讹	ŋɤʌ	ɤʌ	鳌	nɔʔ	nɔʔ/ɔʔ
按	næ̃Ⴙ	næ̃Ⴙ/æ̃Ⴙ	萎	nueiʔ	veiʔ	鄂	ŋɤⴗ	ɤⴗ
鞍	næ̃ʌ	næ̃ʌ/æ̃ʌ	艾	ŋɛⴗ	ɛⴗ	崖	nɛʌ	nɛʌ/ɛʌ
恩	nə̃ʌ	ə̃ʌ	岸	næ̃Ⴙ	æ̃Ⴙ	眼	niæ̃ʔ	niæ̃/iæ̃ʔ
懊	nɔⴗ	ɔⴗ	呕	ŋɔʔ	ɔʔ	傲	ŋɔⴗ	ɔⴗ
殴	nɤuʌ	ɤuʌ	硬	niə̃Ⴙ	niə̃Ⴙ/iə̃Ⴙ	隘	nɛⴗ	ɛⴗ
爱	nɛⴗ	nɛⴗ/ɛⴗ	业	niɛⴗ	iɛⴗ	恶	ŋɤⴗ	ɤⴗ

新派音系呈现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音变依语音环境呈条件分布：开口呼韵母前音变已基本完成，齐齿呼韵母前新派多呈两读并存。保留老派读音的两读字呈系统性分布，其保守性可归因于两类因素。一是词频与功能负荷：两读集中于高频日常词(如咬、爱、饿、硬)。但是，人称代词“我”在本调查中未见两读，但其存在主宾格对立[6] [7]，词频与语法功能负荷均高，读音最为稳固。二是专名固定性：部分两读字为地名用字(安：西安、安家嘴；崖：康家崖、崖头)，专名以固定形式长期沿用，其读音惯例独立于一般词项，成为方言读音沿用的固定形式。可见音变并非对所有词项同步覆盖，而是受词频、功能负荷与专名固定性等语用因素制约，逐字推进。

4.2. 见系二等字腭化

部分见系二等字老派读[k kʰ x]声母，新派声母腭化为[tɕ tɕʰ ɕ]。腭化音变在临夏方言中属于演变末期，大多数字老派读音已经腭化；本次调查共 13 个单字仍处于腭化进行中，所有字新派均保留了老派读音，产生两读：下 xaⴗ/ɕiaⴗ|芥 kɛⴗ/tɕiɛⴗ|疥 kɛⴗ/tɕiɛⴗ|街 kɛʌ/tɕiɛʌ|鞋 xɛʌ/ɕiɛʌ|解 kɛʌ/tɕiɛʌ|戒 [1]kɛⴗ/tɕiɛⴗ|腔 kʰɑ̃ʌ/tɕʰiɑ̃ʌ|巷 xɑ̃ⴗ/ɕiɑ̃ⴗ|杏 xeiⴗ/ɕiə̃ⴗ|瞎 xaʌ/ɕiaʌ|咸 xæʌ/ɕiæʌ|敲 kʰɔʌ/tɕʰiɔʌ。

从历时维度看，1960 年出版的《甘肃方言概况》并未记录此现象[8]，表明音变当时可能尚未发生；1996 年出版的《临夏方言》中[9]，上述大多数字已以多音字形式并存 [2]，标志着音变已在语言社区中扩散稳固。此项音变并非方言内部自身演化的结果，而与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普通话的强力推广和深度接触

[1]老派对「戒」存在腭化与非腭化两读：kɛⴗ/tɕiⴗ，新派基本不读腭化前声母，只存在腭化后的两读：tɕiⴗ/tɕiɛⴗ。
[2]「敲」、「衔」二字仅存在变化后的读音，「疥」字并未收录，预计是调查失误。

密切相关，是方言向权威方言靠拢的音变。

4.3. 古全浊仄声字例外送气音的消失

古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仄声字今读不送气清音是官话方言的一条显著特征，但在各官话方言中均存在一定的例外情况[10]。甘肃中部方言亦不例外，定西(安定区)方言中古並定从澄崇群六声纽仄声字有不少读送气清声母，且送气为白读、不送气为文读[11]。临夏方言中也存在个别例外送气字，较之周边的天水、定西等地要少很多。本次调查共 8 个字为老派例外、新派归并为规则内读音，且不产生两读，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ound changes of Middle Chinese oblique-tone characters with fully voiced stop and affricate initials
表 2. 古全浊塞音、塞擦音仄声字的音变

例字	老派	新派	例字	老派	新派
倍	pʰeiꟾ	peiꟾ	跪	kʰueiꟾ	kueiꟾ
避	pʰiꟾ	piꟾ	撞	tʂʰuɑ̃ꟾ	tʂuɑ̃ꟾ
捕	pʰuꟷ	puꟷ	秩	tʂʰɻꟾ	tʂɻꟾ
沓	tʰaꟾ	taꟾ	绽	tʂʰɑ̃ꟾ	tʂɑ̃ꟾ

上述音变均向普通话靠拢，且音变彻底，未产生两读。与见系二等字腭化音变不同，这一音变仅涉及单一的送气特征调整，发音难度远低于需要协调舌位与唇形变化的腭化过程，因此能迅速将这些例外字重新归入「仄声不送气」规则之下，增强了音系结构的系统性。且这 8 个例外字与定西(安定区)方言的送气白读字完全同字[11]：同一批字在定西方言中至今仍为送气白读，而临夏新派已全部归并为不送气、且不产生两读，可见临夏对这一存古例外层的消减明显快于定西(安定区)方言，向普通话规则靠拢更为彻底。

4.4. 古知庄章组部分字改读[ts]组

临夏方言属济南型[12]，古知庄章三组均读[tʂ]组声母，这也是临夏方言从中原官话陇中片剥离的重要依据[13]。本次调查共 8 个字老派符合规则读[tʂ]组，新派产生靠近普通话的[ts]组声母，如表 3 所示：

Table 3. Sound changes of characters of the Middle Chinese Zhi (知), Zhuang (庄) and Zhang (章) initial groups
表 3. 古知庄章三组的音变

例字	老派	新派	例字	老派	新派
泽	tʂɤꟾ	tsɤꟾ	测	tʂʰɤꟾ	tsʰɤꟾ
册	tʂʰɤꟾ	tsʰɤꟾ	厕	tʂʰɤꟾ	ʂɤꟾ/tsʰɤꟾ
色	ʂɤꟾ	ʂɤꟾ/sɤꟾ	啬	ʂɤꟾ	sɤꟾ
责	tʂɤꟾ	tsɤꟾ	所	ʂuɤꟷ	ʂuɤꟷ/suɤꟷ

这一音变虽数量较少，但揭示了临夏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另一种模式：音变不仅可以在既有规则框架内完成(如 4.3 的规则化过程)，也可以在既有规则之外建立新的对应。新派建立与普通话更直接的对应关系，在原本整齐的[tʂ]组声母系统中引入了[ts]组读音，使声母系统内部的一致性发生调整，整体向普通话靠拢 [3]。

[3]此外，「农、暖」二字老派读声母[l]，是泥来母分立规则的例外；新派将其归入规则，读[n]声母，使结构更加完善。「女」字老派读[miꟷ] (甘肃方言中广泛存在读[m]声母的现象)，新派向普通话靠拢读[nyꟷ]。「取、娶」二字老派读[tsʰuꟷ]，新派改读[tɕʰyꟷ]；「宿」字表住宿义时，老派读[ɕyꟾ]，新派改读[suꟾ]；「痣」字老派读[tɕiꟾ]，新派读[tʂɻꟾ]。以上均属声母零星音变，方向指向普通话。

5. 临夏方言韵母的演变

新派较老派韵母多 1 个(|ɚ|)，共 32 个。韵母系统的演变是新老派语音差异中最为剧烈的部分，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条规则性变化中。

5.1. 古止摄日母三等字改读卷舌元音

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老派读韵母[ei]，新派改读卷舌元音[ɚ]。常见字有如下 5 个，均发生变化，见表 4。

Table 4. Sound changes of Middle Chinese third-division Ri (日) initial characters of the Zhi (止) rhyme group
表 4. 古止摄日母三等字的音变

例字	老派	新派
而	eiㄦ/əㄦ	əㄦ
尔	eiㄚ/əㄚ	əㄚ
二	eiㄚ	eiㄚ/əㄚ
耳	eiㄐ	eiㄐ/əㄐ
儿	eiㄦ	eiㄦ/əㄦ

1995 年王森的专项研究[14]和 1996 年《临夏方言》[9]均未记录[ɚ]音位，2018 年王延龙的硕士论文中始见该音[15]，发音人时年 35 岁左右，可归为中派。老中新三派均经历同一音变，应与语言接触有极大关联，而非逆向的代际传播[16]。这极好地证明了普通话作为强势语言对方言底层音系的渗透力。[ɚ]音位的独立，不仅增加了音位数量，更标志着方言音系产生了新的发音机制和区别性特征，是临夏方言向普通话靠拢进程中音系结构调整最为深刻的演变。

此外，邢向东指出「扔」与「儿」同音是西北方言的区域特征[17]，临夏方言亦然(扔 = 儿 ei)。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中「扔」字新派读音并未跟随古止摄日母三等字改变为卷舌元音，进一步证明了音变的规则性。

5.2. 古果摄一等见系字合口介音脱落

古果摄一等见系字老派存在[uɤ] [ɤ]两种读音，新派逐渐将其合并为[ɤ]，共 7 个字产生音变，见表 5：

Table 5. Sound changes of Middle Chinese first-division characters of the Jian (见) series in the Guo (果) rhyme group
表 5. 古果摄一等见系字的音变

例字	老派	新派	例字	老派	新派
和[4]	xuɤㄦ/xɤㄦ	xɤㄦ	课	kʰuɤㄚ/kʰɤㄚ	kʰɤㄚ
科	kʰuɤㄦ/kʰɤㄦ	kʰɤㄦ	颗	kʰuɤㄐ/kʰɤㄐ	kʰɤㄐ
蝌	kʰuɤㄦ/kʰɤㄦ	kʰɤㄦ	棵	kʰuɤㄚ/kʰɤㄚ	kʰɤㄚ
			棵	kʰuɤㄐ/kʰɤㄐ	kʰɤㄐ

[4]「和」在临夏方言中，作为「相安」义使用较多：和平、和气、柔和。而作为连词的「和」很少出现，更多使用格标记「啦」。

市区周边的沿黄各地(临夏县莲花、永靖小川、积石山银川、东乡河滩等)，古果摄一等见系字仍读[uɤ]韵母。市区新老派均保留[uɤ]韵母的仅「窠」一字(kʰuɤ˥)，原因在于该字多用于地名(庄窠集镇、新庄窠村)及表示「祖宅田产」的「庄窠」一词，专名与惯用语的固定形式使其读音得以保持。这一音变表现出从新派开始发展、老派不断渗透的特点。近年来推普力度加大，使音变速度加快。

5.3. 古蟹摄合口一等、止摄合口三等泥来母字介音脱落

张建军(2009)指出，从反映 17 世纪北京官话的《等韵图经》可以看出蟹止摄合口呼韵母在泥来母后的介音[w]已经消失，而河州、兰银官话仍普遍保持合口韵[18]。本次调查共 11 个字产生音变，新派在全部 11 个字上均不再保留合口呼读音，音变具有高度一致性，见表 6。

Table 6. Sound changes of Middle Chinese Ni (泥) and Lai (来) initial characters with hekou (合口) finals in division I of the Xie (蟹) rhyme group and division III of the Zhi (止) rhyme group
表 6. 古蟹摄合口一等、止摄合口三等泥来母字的音变

例字	老派	新派	例字	老派
馁	nuei˨˩	nei˨˩	垒	luei˨˩
内	nuei˥˨	nei˥˨	磊	luei˨˩
雷	luei˩	lei˩	类	luei˥˨
擂	luei˩	lei˩	泪	luei˥˨
蕾	luei˩	lei˩	儡	luei˨˩/lei˨˩
			累	luei˥˨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老派在「儡」字上已存在两读，而 1996 年《临夏方言》中「儡」仅为合口呼[luei˨˩] [9]。其原因可能在于，「儡」字仅见于“傀儡”一词，书面语特征明显，部分老派说话人在学校教育中习得开口呼读音，但这一音变并未扩散至其他字。

5.4. 古曾梗摄入声德陌(麦)韵字的韵母调整

古曾梗摄入声德陌(麦)韵字中，新老派存在差异的分布于三组：曾摄开口一等德韵(北、墨、默、得、德、特、肋、勒、则、克、刻，共 11 字)，梗摄开口二等陌韵(拆、窄、格、客，共 4 字)，梗摄开口二等麦韵(革、隔、核，共 3 字)，见表 7。

Table 7. Sound changes of Middle Chinese entering-tone characters of the De (德) and Mo (陌)/Mai (麦) rhymes of the Zeng (曾) and Geng (梗) rhyme groups
表 7. 古曾梗摄入声德陌(麦)韵字的音变

例字	老派	新派	例字	老派	新派
北	pɛʅ	peiʅ/pɛʅ	克	kʰɛʅ	kʰɤ˥
墨	mɛʅ	mɤ˥	刻	kʰɛ	kʰɤ˥
默	mɛʅ	mɤ˥	拆	tʂʰɤʅ	tʂʰɛʅ
得	tɛʅ	tɤʅ	窄	tʂɤʅ	tʂɛʅ
德	tɛʅ	tɤʅ	格	kɛʅ	kɤʅ
特	tʰɛʅ	tʰɤ˥	客	kʰɛʅ	kʰɤ˥

续表

肋	lɛʎ/liɛʎ	leiʎ/liɛʎ	革	kɛʎ	kɤʎ
勒	lɛʎ/liɛʎ	leiʎ/liɛʎ	隔	kɛʎ	kɤʎ
则	tsɛʎ	tsɤʎ	核	xɛʎ	xɤʎ

上述 18 个字老派韵母均为[ɛ]或[ɤ]，其中[ɛ]读法与陇中片一致[5]，新派读音则均向普通话靠拢。尤其是「拆」和「窄」二字，音变前韵母与其他字音变后的韵母一致(均为[ɤ])，音变后却反向改读[ɛ]，亦指向普通话，证明本项音变存在明显的靠拢趋势。「肋」和「勒」作为多音字，保留了[liɛʎ]的读音。邢向东指出，这是古代西北方言曾摄开口一等德韵入声字读齐齿呼的底层残留[17]，读[lɛʎ]则属中原官话成为强势方言后的后起形式。因此，这一音变的共时层面，不仅有当前音变的结果，还叠加着古代音变中的竞争残留[18][6]。

6. 临夏方言声调的演变

临夏方言新老派的调类、调值基本相同，古今演变规律一致。调查发现新老派有别的单字共 36 个，其中古入声字 30 个，古上声字 3 个，古平声字 2 个，古去声字 1 个，新派单字声调的改变主要受普通话声调影响。

具体情况如下：

30 个古入声字：27 个由老派平声变为新派去声：恰、涩、劣、日、必、列、落、乐(快乐义)、恶、墨、默、特、刻、克、客、壁、璧、辟、剔、溺、录、禄、鹿、复、触、或、物。2 个由老派平声变为新派上声：甲、嘱。1 个由老派去声变为新派平声：菊。

3 个古上声字：2 个由老派平声变为新派上声：沼、陕。1 个由老派上声变为新派去声：肚。

2 个古平声字：1 个由老派平声变为新派去声：柾。1 个由老派去声变为新派平声：移。

1 个古去声字：由老派平声变为新派上声：仅。

上述音变中，古入声字归派的调整最为突出。普通话与临夏方言均无入声调，但归派方式不同：老派「入声归平」，且这一格局并非临夏独有，而是河州片及其毗邻的陇中片的区域共性。陇中片以平声不分阴阳、入声全归平声为类型特征[4]。如定西话单字调也仅有三个，古入声字全部派入平声[19]；临夏回腔古入声字亦“基本归平声”[3]，付康对临夏城区话的处理同样为“平声与入声合并”[20]。临夏老派的入声归派应视为区域存古特征的延续，而非孤立演变。

新派的变化方向与老派格局形成对照。本次调查中，变化仅涉及 27 个古入声字，由平声改归去声，与普通话中这类字多归去声的读法一致，属逐字扩散[16]，而非声调归派的系统重组。

从表面看，新派的归派方向与兰银官话金城片相同，即兰州话清入、次浊入字归去声，全浊入字归阳平[21]。但细加比较则并不一致：27 字中的全浊入声字(特、复、或)新派读去声，与普通话一致；而按兰州型当归阳平，临夏无阳平调类，可见新派并非依兰州型归派。新派的去向亦与陇中片相背：定西话入声归平[19]，而新派入声字多归去声。由此，新派演变既不靠拢兰州，也不靠拢定西等周边方言，而仅与普通话一致；其与兰银官话的表层同向属于类型上的巧合。

[5]定西方言古入声德陌麦三韵字读[ɛ] [11]。

[6]零星韵母音变另有：「劣」字新老派从撮口呼到齐齿呼的变化(lyɛʎ→liɛʏ)；「物」字老派读[vɤʎ]，新派改读[vuʏ]；「钱」字老派文读[tɕʰiæʎ]、白读[tɕʰiɛʎ]，新派合并为文读形式；「眉」字老派读[miʎ]，新派改读[meiʎ]；「尾」字老派读[iɪ]，新派改读[veiɪ]，以上均系向普通话靠拢的定向演变。此外，古深臻曾梗通五摄舒声字鼻音韵母存在一定程度的前后鼻音分化情况，我们将另文讨论。

临夏方言窄调现象普遍，声调古今对应关系不严[5] [20]，加剧了声调判断的不稳定，也使普通话声调规则更易渗透。付康更将临夏城区话处理为「平入调 + 上去调」两声调方言[20]；但无论两声调还是三声调处理，「古入声字与平声合并」这一点均成立，不影响本文对入声归派方向的判断。

7. 结语

本文系统描写了甘肃临夏方言(汉腔)老派的音系格局，并通过新老派的共时差异探讨了其语音演变的轨迹与动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一) 临夏方言老派音系兼具存古性与区域共性。声母保留古全浊仄声字不送气、微母读[v]、疑母开口呼读[ŋ]、影母开口呼读[n]、泥来母分立等中原官话典型特征，知庄章组合流为[tʂ]组(济南型)，见系二等字保留舌根音白读层。韵母最突出的特点是古深臻曾梗通五摄舒声字合流为一套鼻化元音，以及古止摄日母字读[ei]韵，这构成了临夏方言区别于普通话及其他官话的鲜明特征。声调系统平声阴阳不分，古入声字主要归平，且存在广泛的窄调现象。

(二) 新派的语音演变具有系统性，方向明确，以韵母变化最为显著，声母次之，声调最为稳定。韵母方面：[ɚ]作为独立音位出现是音系结构最重要的调整；合口介音的脱落(果摄、蟹止摄)是发音机制的简化；曾梗摄入声字的韵母调整体现了向普通话的定向靠拢。声母方面：疑影母鼻音特征消退，见系腭化范围扩大，全浊仄声字的读音规则更趋整齐，少量知庄章字在既有规则之外改读[ts]组。声调方面：变化最小，主要为个别古入声字归派的零星调整。

(三) 临夏方言语音演变的根本动力是普通话的强势影响，所有音变方向均指向普通话。新派使用者通过教育和媒体系统习得普通话音系规则，并以此为标准对音系进行系统性调整乃至结构性重组。与此同时，语言内部因素(发音省力原则、感知显著性差异、词汇使用频率、专名固定性等)制约着音变在不同子系统及不同单字中的推进速度，导致两读并存、规则泛化等演变「进行中」的中间状态。临夏方言正经历着区域性特征消退、普通话特征增强的持续的趋同化演变。

未来，在学界现有研究基础上以下方向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一，回腔与汉腔的共时比较，可检验同一社区内两种口音演变的异同及其与语言接触的关系；其二，本文声调讨论以单字调为主，而临夏方言窄调现象普遍，语流中的声调归派规律有待系统描写，可进一步深化对入声归派底层机制的观察。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等. 中国语言地图集[M]. 第 2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 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临夏市年鉴 2023 [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23.
[3] 张建军. 临夏八坊回民话的语音特点[J]. 中国语文通讯, 2012(2): 107-114.
[4] 张世方. 汉语方言三调现象初探[J]. 语言研究, 2000(4): 48-61.
[5] 李蓝. 甘肃的两声调方言[J]. 中国语言学集刊, 2022(15): 389-404.
[6] 徐丹. 甘青一带语言借贷的历史层次及模式[J]. 民族语文, 2018(6): 3-21.
[7] 徐丹. 甘青一带主/宾格标记「啊/哈」探源[J]. 中国语文, 2024(1): 3-19+126.
[8] 雒鹏. 甘肃方言概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9] 兰州大学中文系临夏方言调查研究组, 甘肃省临夏州文联. 临夏方言[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10] 张永哲. 陕西千阳方言语音的特点和演变[J]. 方言, 2020, 42(2): 244-256.
[11] 孙立新. 定西方言的语音特点[J]. 甘肃高师学报, 2014, 19(6): 34-38.
[12] 熊正辉. 官话区方言分 ts tʂ 的类型[J]. 方言, 1990(1): 3-12.
[13] 雒鹏. 甘肃省的中原官话[J]. 方言, 2008(1): 65-69.
[14] 王森. 临夏方言的儿化音变[J]. 语言研究, 1995(1): 161-165.

[15] 王延龙. 临夏方言汉腔的音位声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西北民族大学, 2018.

[16] 王士元, 沈钟伟. 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J]. 语言研究, 1991(1): 15-33.

[17] 邢向东, 张建军. 西北方言部分曾梗摄韵母特殊读音的地域分布和历史层次[J]. 当代语言学, 2022, 24(6): 916-932.

[18] 张建军. 河州方言语音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9.

[19] 张文轩, 邓文靖. 三声调方言定西话的语音特点[J]. 语言研究, 2005(2): 40-44.

[20] 付康. 甘肃临夏城区也是两声调方言[J]. 方言, 2018, 40(2): 252-255.

[21] 高葆泰. 兰州音系略说[J]. 方言, 1980(3): 224-231.